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四 歸田藁十八

元 虞集 撰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廼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各以兵

殲之行軍令史李滎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貰之況不知情者而可殺乎竊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群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時内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聞滎言皆變色滎又言此吾天子之新民也公為首將不思撫綏以稱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

勦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縈縈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箙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縈曰盜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效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縈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三年矣府史文書具

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

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為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於墓足以為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為吏至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尤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殁槱本桓梨棣其長子故贛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楹樞楫季淵之

子也季淵孝於母嘗三刲股療母疾輙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况李氏有隂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為表

行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曾祖大德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

公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

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先生諱澄字幼清晩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留太平州璿生曄始居咸口生公之曾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

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三歲頴異
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
傅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
夜節膏油之焚常俟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
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
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怳然
知為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
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維弗達弗措十三歲

大肆力於群書家貧嘗從粥書者借讀既而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粥者每問一篇輙終其卷廼止粥者遂獻其書十四歲丱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

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憮憮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顔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歳宣慰公赴郷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徽庵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庵葢從雙峯饒氏游先生因郷人謁之徽庵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庵特見以語學者之説先生一覧

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曰如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庵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標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爲友標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徽庵之門徽庵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

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為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

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眞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

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齠齓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以豪傑自期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為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

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録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録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歲乙亥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安丞蜀人黄西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

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冦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為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注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文憲公奉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

公同如京師旣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爲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一時風致識者嘆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吴澄不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指可以教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録以進郡縣以時教禮元貞元年八月游豫章西山憲幕長郝

公仲明迎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常屈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録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為弟子授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為說修已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者多所感發

二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塾以為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為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平章軍國重事布呼密曰樞密質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遂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第之得其傳者是以知董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

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書云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况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閤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為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

敏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在閤下矣有司敦迫久之先生為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洹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時憲使趙公弘道及寓公珊竹公玠盧公摯賈公鈞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

太玄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偽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
從仕郎國子監丞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
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為祭酒文正始以
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
人猶能守其法久之寖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閔乎學者
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
六館諸生知所趨嚮先生旦秉燭堂上諸生以次授業
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

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
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
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
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
矣時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改更紛然
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為功欲得先生助已而恐其
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
紿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病矣四年武皇賓天

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既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貴游之士悵悵失所依有流涕者長幼數十人追至河上懇留不從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蓋先生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

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為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為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平易先生曰於此有眞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

為纔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
夫遣集賢修撰虞集奉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眞病作
不復行渡江帰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
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泝江州寓濂溪書院
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為多明
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成三年英
宗即位東平王拜珠為丞相勵精為治黜陟臧否朝廷赫
然超拜先生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大中

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布呼齊奉詔召先生於家使者致
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
時詔學士繖薩爾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藏經有旨自
上都來使左丞蘇蘇詔先生為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
之意為國為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
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
且不談其意止為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
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則與沙

蟲同類其徒遂為超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復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浙江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屬之先生先生言温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先生首當

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宫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宫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録時漢人承旨

鉠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旣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於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廷祐經理民田時激變贛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詔蠲虛增之稅唯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為名增稅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為害亦甚先生在朝數言於執政者泰定改元中書會議

便民之事先生復以二事為言詔書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税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同官成均相敬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即為除豁十二月抵家中書言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加授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紋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明詔肇

啟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珪以家世之舊戇愚之誠備位宰臣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慚寡陋況通譯之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陳閉之心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贋為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虛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賾

而達乎聖賢之藴致察乎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
正學眞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盗名欺世者霄壤不同
粤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
當講説剴切温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
雖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學問良非小
補未幾復舉以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
大經為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侔
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為當職世從軍旅歷仕省

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勤深思追責其在薦賢

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

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

兩朝實録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録載事修

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

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

恐貽後悔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

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

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緫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恊輿論天歷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易纂言外翼成游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袁明善言嘗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閩吾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京爲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城府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病少間未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無有

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請先生觀新譙樓先生賦詩一章懐王丞相陸子静以示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屏醫藥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卧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有五歲以玄端斂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㢈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衮先卒京以奉養先生特受撫州路儒學教授亶亶孫男十一

當蓄畣當㽮奮里畀畟畧界畣當早世孫女五適譚觀
曾文熊鈴袁鎮黄盅曾孫男四人全公侖女二嗚呼孟
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得其傳時則有
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
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
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
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
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

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為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齓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

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數十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憮然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遽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

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道尊重勸講內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槩見而無悠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為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耳聦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學肆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修正其缺衍謬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必所自得者大

槩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致其潔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為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决以已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

通之例既采摭羣言各麗於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為揔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賔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取之大戴記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

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略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廼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覲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於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為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吉標識於左

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為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攷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藴矣孝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為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録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為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

邵子為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慱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遏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晩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轍首見

於私録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説如江河之淵源沾溉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劒之就礪薫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憖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頼此而已矣烏乎天乎集之

先君子長先生四歳有交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晩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深嘆其有不可得聞者竊叙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太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二月朔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狀

祭文

祭吳先生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家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祭於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聖元肅肅先生早勇進道脫絶凡俗非禮勿蹈方員直平步趨惟程縷析條分朱之治經既即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為自比諸葛宋熄其炎斂而退藏沉潜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

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歲華至元以來聖賢繼
作屢聘並尊麟從鳳若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
虛至實歸慨然歸歟爲世楷則折衷群言以究聖極天
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具成及門之徒景附
聲合天不憖遺嚮哭交怛昔我先君來寓茲邑取友定
交實尚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粗茲有聞敢昧其原
忝位於朝每踵先覺承乏滯留詎曰能學自江徂燕厥
里五千琅琅寄詩意速我還屬罹多故得歸孔後卒業

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頹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履常文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謹遣從子國子生㒶致清茶之奠於近故臨川隱君澹軒孫先生履常甫之靈曰嗚呼前年癸酉歸自京師哭學士吴公於吴山之下斯文之痛豈為其私去

年之春徵使寔來餞之城闉負痾就醫乃於其間得覯君子從容燕游言論經史將几奉席衿珮鏘只穆兮清風來自竹間逝川沄沄雨雲在山庶幾德人易我鄙頑爾俊爾彥楚楚岌岌來觀來游永有楷式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如遺昔有老成邦士環歸濯濯儒林摧榦披枝一之已甚奚再之為顧影懷人孰知我思薄奠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尚享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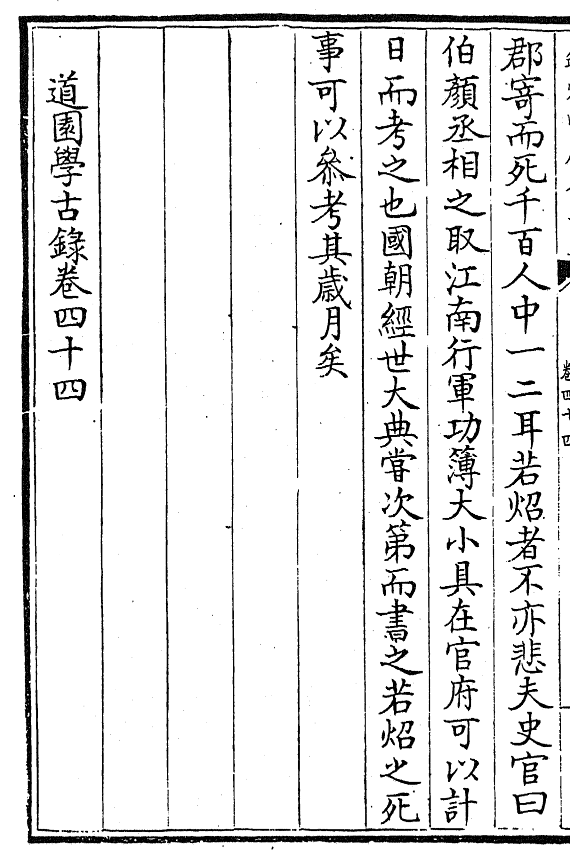
陳焰小傳

陳焰字光伯毗陵人少游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咸淳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印應雷素知其才辟掌壽春教而留之幕府掌箋翰有進瓊花表文甚清麗人甚稱之焰以功業自許樂仕遑郡舉者滿數攺官知朐山縣應雷猶留之幙府丁母憂歸毗陵歲甲戌大元大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遥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叅知

政事蜀人姚希德之子嵩居常起知其州以焰知兵起復添差通判常州以佐之嵩焰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率羸僫就盡之卒以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氣以守繕城郭備粮糗治甲兵焰輸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喪失國事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擁壕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嵩死之焰猶調兵巷戰家人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馳

赴行在炤曰孤城力盡援絶而死職分也去此一步無死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號泣以去兵至炤遂死之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與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炤死時有僕揚立者守之不去北兵見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畀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身焉若以畀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求常州人得僧璘者具以炤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有謂炤孫曰城破時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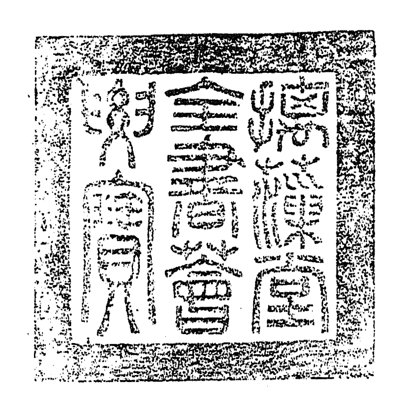
至天慶觀觀主不肯降曰吾為吾主死耳不知其他遂死其觀云一時節義所激如此炤平生多文章兵亂後畧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印應雷壙志應進士等文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四人應鳳早卒應鼉應麟皆鄉貢進士其曾孫顯曾今為儒陵陽牟𤞤之曰舍門戶而守堂奥勢已甚蹙而嘗炤死殆無愧於廵逺炤之友邵煥有曰宋之亡守藩方擐甲冑而死國難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倉卒任



郡寄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炤者不亦悲夫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可以計日而考之也國朝經世大典嘗次第而書之若炤之死事可以參考其歲月矣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四

謹案卷四十四第十頁前六行布呼察舊作不忽木今改　十四頁前三行繖薩爾舊作散散今改　前四行蘇蘇舊作速速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謄録監生臣楊邦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五 四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二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五　方外槀一

元　虞集　撰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以老子清静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葢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

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祠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槩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眞誥或著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宫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冲靜先生留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宫而藏室之所謂經者

皆粉黄金為泥書之後以宫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

勑重建宫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

祠宇可為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為之而君見獨先生作

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並加於舊藏以木為匱

置室中高若干尺内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為八面面

為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為天人神仙地靈水官

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

施盤輪令可關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

弟子孫景眞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
也先生之師曰黄君復亨復亨之師黄君崇鼎至元中
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甞鑄大鍾起
鍾樓施田益宫中先生名彦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
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旣爲藏室亦買
田食其衆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三
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粤若太始虚
皇之廷天眞文人象氣籙形結畫神丹出圖帝青散芒

垂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敷落九星縱廣自然非有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為經五千其文載之兼辨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牝虛玄寧配天作極宰千化亭育孳緒餘襲武承謦法言神方校數以莛要其宗歸如器在型上清有宮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篆茂刻日雕玲龍韜括籍虎帶紫綖王氣充達金耀晶熒陽衛雄毅陰官娉婷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寶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

小子集稽首述銘勒作眞符後天不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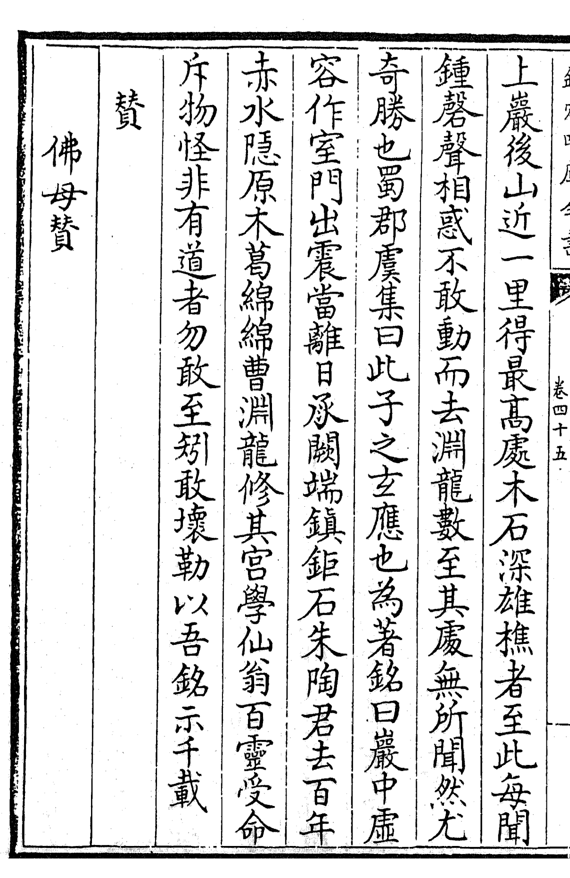
大若岩廣福靈眞宮銘

臨江道士聶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温州永嘉縣北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廻五十里巖髙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光東啟居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闇險絶必旁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石臺髙數丈當其前若門屏

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下匯為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竒石稍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笋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傳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逸王貞白者隱此洞其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煑食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枸

杞至今豐茂異常産來遊者皆擷茹之或傳云王猶在
時曾有人見之其后陶隱居著眞誥於此故又名眞誥
岩又嘗煉丹留岩中夜晴時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
光也唐時人間以水旱疾疫禱輙應咸通七年恩王府
叅軍知永嘉監崔玄德始請於朝為立祠度道士居之
子田四百五十畆禁樵采一里宋宣和三年建三清殿
巖中賜名廣福靈眞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若新成者
又有兩殿五祠一鍾樓皆在巖中道館厨庫在巖外慶

元中道士婁闕王希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温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别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墾其山下隄其溪水除蕪其湮蕪得田數十畆益以己之私産悉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治凡屋之當治者幾二十年而宮事脩天子下璽書護之俾以其徒相傳毋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黄冠游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事葢佳士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



上巖後山近一里得最髙處木石深雄樵者至此每聞鍾磬聲相慼不敢動而去淵龍數至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玄應也為著銘曰巖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鎮鉅石朱陶君去百年赤水隱原木葛綿綿曹淵龍修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斥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壞勒以吾銘示千載

贊

佛母贊

佛念衆生如母憶子憐愛同情捄度殊智淨梵宫中寶月華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聖具大慈者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華與持華者無二亦無别我於不二門得見見在等為一大士出常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普薰香積飯寶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千年石

猶結慈雲候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親覩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所現非幻作諸大勇識以次來衣冠纓絡嚴飾其迺至諸天諸大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並承佛恩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法雲頂中寶紫金光聚超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諸寶玉香雲鬘雲宮殿雲重重單複互含攝悲愍衆生故在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

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現普讚盡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毋衆聖伴繞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為雙等閑風信生蘆葉雲散青天月滿江

毘沙門天王贊

介冑以居容擢斯赫持器不用填猒陰慝攙搶在陲帷幄何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為威鎮於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寧以多勝斂鎧櫜戈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邈若羲皇民之識知休乎善忘巍巍其成皥

暐其治猶龍之嘆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老吾何徵焉熈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嘗奉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像高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天之學上遡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

者辥無塵得先生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世之意者令集作贊集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斵廼反無為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三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太師

仰瞻紫虛巍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啟我仙宗

第二代玄師

夷質虛閒靈儔感玄金宮流韻玉樹浮煙衆眞會言太

帝錫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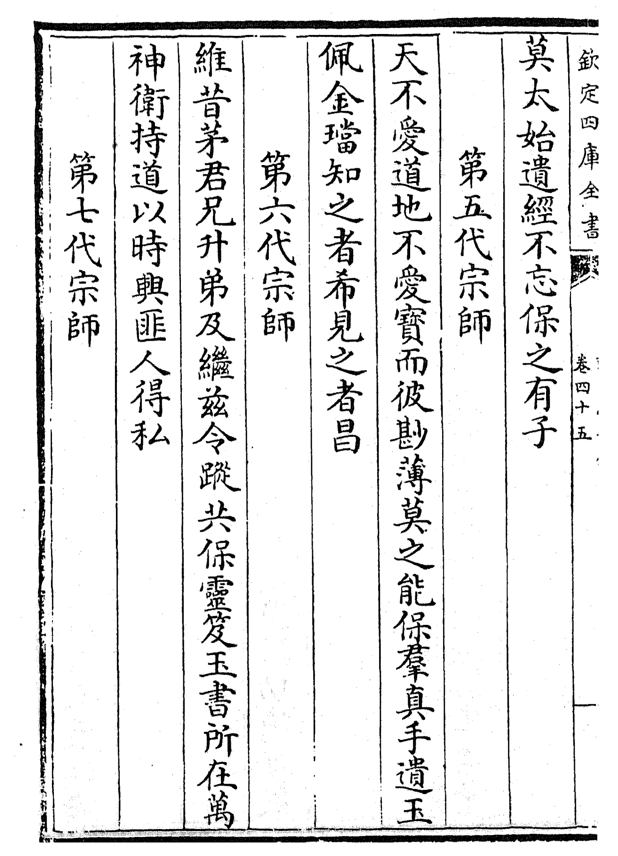
第三代眞師

夙緣應運世胄承祉妙敷人文密贊神理塵爵外縻何

間內修玉晨之虛我懷眞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帑久留何爲委形虛壇合



莫太始遺經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尠薄莫之能保羣真手遺玉佩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兄升弟及繼兹令蹤共保靈笈玉書所在萬神衛持道以時興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游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黄華濯清素蕖手握竒文足履輪輻蕭館虚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虚寧全眞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寄

第九代宗師

高卧白雲晨飱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三景與天為徒如日之烱

第十代宗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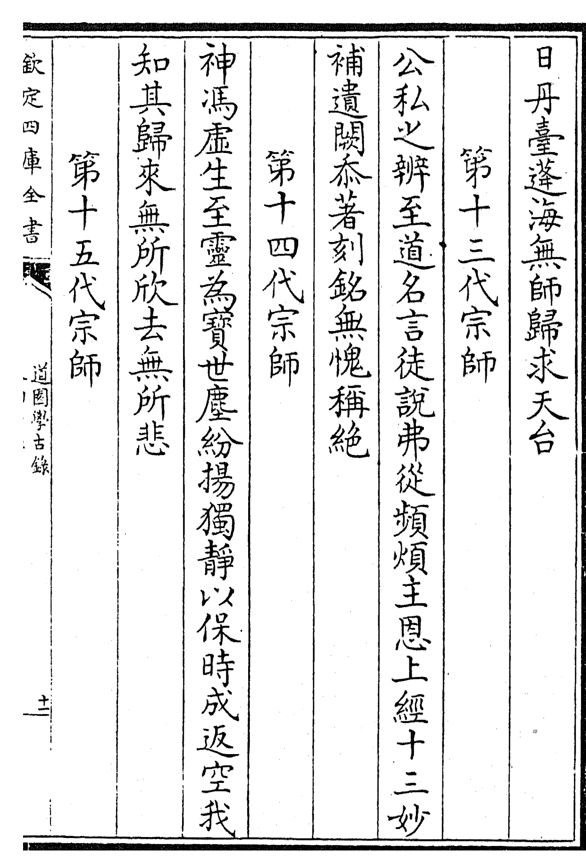
翽翽鳳儀覽德不違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第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縻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第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塵質高風華林旭


日丹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第十三代宗師

公私必辨至道名言徒説弗從頻煩主恩上經十三妙補遺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絶

第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爲寶世塵紛揚獨靜以保時成返空我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第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甚眞柏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
動尾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微
第十六代宗師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
假於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第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眞人慨然興悲深處巖洞流
潤千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第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刼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
執其方欲窮其入弟子忘羊

第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衆星粲如江南之都依我僊墟金印紫綬於
我何有彼以為貴來斯順受

第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與道我以虛神彼以位寶華陽之傳其

書孔多以佐時功陰陽太和

第二十一代宗師

朝遊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凉颸玄圃之英濯濯其羽我翔太清假爾飛舞

第二十二代宗師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以神鼎濯以靈漿千日道成潛躍自在盤桓玉童縞衣玄帶

第二十三代宗師

赤子童眞宿智冥得凌虛有音履水無迹有道之朝暖如中春執玉振金爲時外臣

第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啟我仙扉兩扉闔開神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第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蕩空金英散香群仙啟闢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道襲眞給傳天地同老

第二十六代宗師

秋空塵消春淵氷渙美哉僊儀皇明所賛徒賛其儀弗究其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第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眞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甚眞故與之遇外户何人欲聞其語

第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祟時息時興我行無為彼夢有徵我我象帝王

質天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第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徼神墟發藥群疾泉流林注以無盡施待有緣者

第三十代宗師

太一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禍福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冀冥報玄獄之警亦輔名教

第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為人斂精含輝忘言絶塵神丹之來道不苟授應物泊然是善玄守

第三十二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豪素何妨乘餘幾動於微我感以虛謂我預知孰究玄樞

第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於眞士手製華巾俾郤冠塵疇克稱茲玊立長身

第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啓玄托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芝英自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第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眞遺世去之受職於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章為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第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

化而遷父不拾遺仙許子為

第三十七代宗師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髽以遊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以甘沛而不自神曰天所溉

第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群真畢來匪夢伊真萬方其新

第三十九代宗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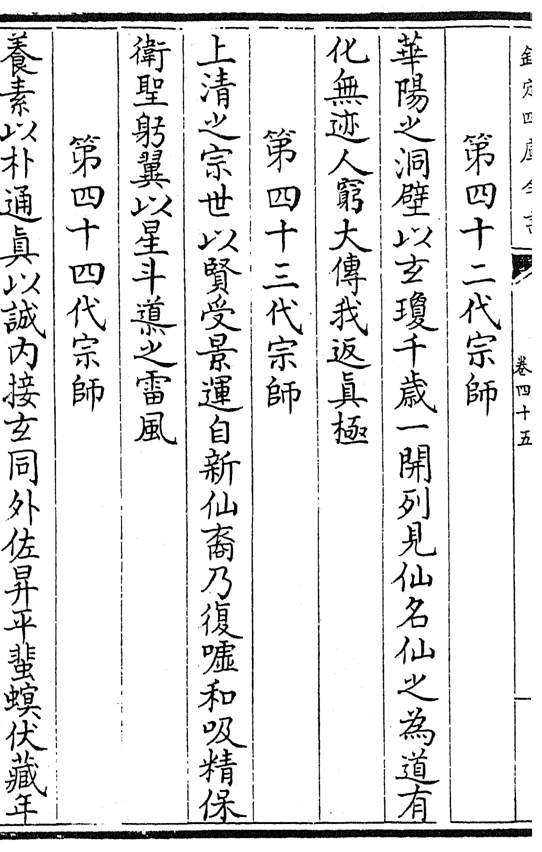
偉乎架巖誓遺世塵食地徇形寔滯昇眞處髙飛危守潔非介飛步神京接軌王海

第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遄歸山靈夜呼芝英晝映我保王書以請民命

第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間以人為苟可間者斯非其道告示眞士善守神保



第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以玄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為道有

化無迹人窮大傳我返真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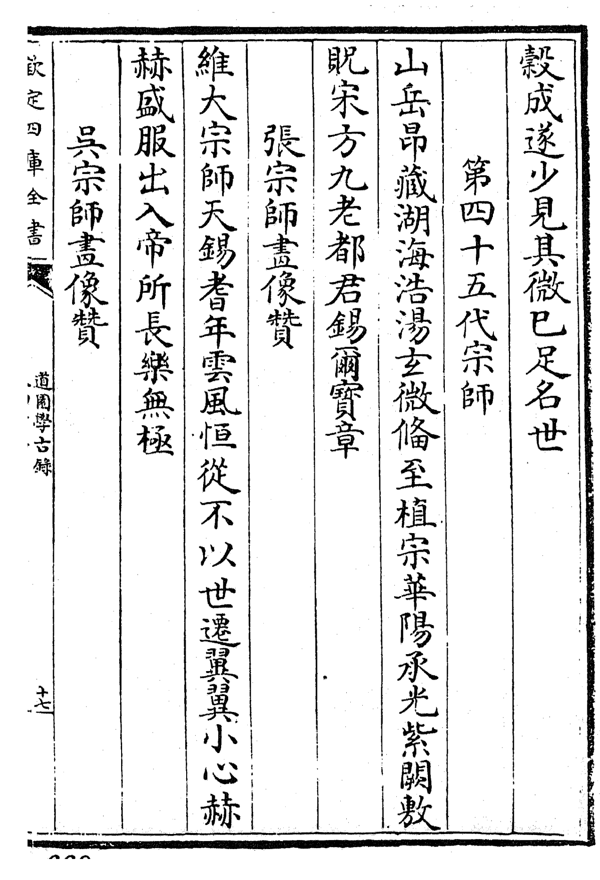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三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復噓和吸精保

衛聖躬翼以星斗道禀之雷風

第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同外佐昇平蜚蝡伏藏年



轂成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第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湯玄微脩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數

甿宋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畫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恒從不以世遷翼翼小心赫

赫盛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吳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為道樞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名言河海偉量冠服髙明雲漢之上

道士小像賛

曖曖曽霄三素之雲超乎象外蔚然繽紛中有至真獨立不羣霞屬羽裾翼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序

送昌上人詩序

為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巳事為究竟其徒相値於

寂寞之濵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邈乎相忘矣初安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為之深計長慮者為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數十百年不變而彌固用能使豪傑竒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絶物者頼有以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嘆其有禮樂之遺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剎之間或隂壞其法以求利彼所謂究竟己事者倀倀幾無以存其身而清規微

矣鄭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為此懼廼考禪宗傳流血脉之的上遡六祖繼明教嵩之譜畫以為圖懐以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殆其數然也且上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人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為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警乎哉予竊有感焉因書以為送行詩叙

會上人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於天地宗廟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盛農畆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棄婦怨女之感淫瀆譏刺之起而其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讖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恠之語其類尚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者足以埀世立教

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一槩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為宗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撙節檃括以為辭固有浩博宏達大過於人者則固詩之别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言者至唐為盛世傳寒山子之屬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子多道之迺若含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笻之外一語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

吳遇錢塘會上人以其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絶不與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清思終日累月唫哦諷詠於泉石几榻之閒其運思苦造言精矣至其脱駁衆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嘆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施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唫之心者予因為之目曰春氷結花塵滓都盡秋空卓秀一

色空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為之序噫予歷觀世變與作者之能事有槩於衷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寥寥澹泊之至者乎故為之序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衆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之坐卧必安食飲必時朝夕有所事謹慎整齊秩然有序不異良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含弘之量厖碩之福殆不能處此也東南名刹自隋唐至宋時有

隆汙而寺常盛大抵正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時前輩
澌盡爲其學者絶無所歸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
肯出或勉强應世如甚不得已者今皆攘臂爭席者相
望矣歲又連大祲隨處魚鼓蕭然亦其教之運然歟荆
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故今玉泉樓
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騖足以安禪而
容衆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余
僚友翰君克莊見之儀相魁偉外樸中寛爲一方之鄉

仰豈偶然哉其還王泉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幹君獨欲其為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實智者所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為守者至脩極盛無以加矣止觀之書天台多講焉王泉禪林也必有遺其文而踐其實者則為不負智者已矣吉公尚得其人以告我乎是為序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三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六 方外稾二

元 虞集 撰

序

送吴真人序

饒國吴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為之壽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

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甚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為文章誦説其美以聳動觀聽而示諸久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為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君子之所以綏福履也乃台絹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竝立如鐵石枝葉交

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寒皎古虬角刓距短蒼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氷雪者石脉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託之固且厚者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葢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聖代涵煦覆燾之所及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上之心

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溝會風雨不成别歸而作盧溝雨别圖以贈云今真人之行風雨畧相似因倣其意為横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亙白雲藹藹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滃霧合吾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疋留連前却行者送者幾不能以相違葢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别之情也使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報吾君哉其可久吾兒以溫凊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

懈於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矣達哉運恩之深長若此朋友相諷之義處人君親之間顧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間筆墨論之也夫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詠而傳也獨二公之意託於翰墨者最為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覩斯圖也故為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矣顧不偉與

送薛玄卿序

莊周氏以為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為其所為以自為方迺歴序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之為術而推其至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為已任然論隂陽儒墨名法之要指則必以道德為歸聖賢既没是二子者天下之竒材博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若此豈不試而云者哉其觀夫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

故葢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淹滯屯蒙之間託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往往而然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有惡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也已矣今大宗師以玄教為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巍巍高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恝恝然以自鉥心刳形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

材學者方互以方物為彼此至相胥於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是而為玄教者吾無不得而游之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彦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勝為之賦詩多至數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地大物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既乎誠使之定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玄卿為人清

明而能靜為學弘博好古書法為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以為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岱衡華恒霍會稽吳岳醫無閭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汾陰之后土凡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縉雲者趙君虛一也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別以內旨遂禱武夷匡廬之山而至仙

都焉昔君去家而逺遊也竒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以究其清靜寂滅之說草衣木食結茅武夷之巔以居人跡逺絶自其學之者葢以為古仙異人矣庸詎知朝廷聲譽日貴衣羽衣持節為天子使神明於海岳之間乎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候使者致命畢乃敢見使者使者既祠即行不敢留葢重事且懼勞人也庸詎知得以遂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二者常不可

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木君奉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予二人執御唯謹忽奔軼不克敬共事而君縱鞚掉策飄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平地雖木君至今猶羨道之也然則北南往復雖萬里為專使於是何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匡廬武夷者於予家猶東西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辭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即其麓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學古之君子必有與予同志者

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憐予之汩没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夫長林猿鶴不識使者之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顧覽辟從騎返初服而接之庶一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之出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巳酉蜀虞某序

貞一藳序

某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間即自洗滌以讀書為事其書既不汎雜讀之又

有其道某甚敬焉至於職方之紀尤所偏善遇輶軒遠至輙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糜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慊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嚴介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不屑於世用乃折而託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以所著貞一藁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夸浮以為

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為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情不託蹇滯以為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為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汎也嗇而不豐也庸而不奇也畏而不肆也紓而不蹙也節而不蕩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為必也審而後言不强所不知安窮而變也若是者於出而為文何有哉本初葢得之矣而某猶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者也本初尚有以廣之乎觀其書試以

某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甚大為世所稱羨在國朝則有鎮陽丞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中世相王封之盛吾蜀史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媿焉嗟夫勲名富貴庸有時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𡏖之外乎且老子故周柱下史也世世以李氏為其後夫因官為氏安知無自别於史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

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飄然有凌雲之思使其餐九霞而賓三清則所以華其宗者豈丞相封王之足儗哉吾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屑屑京塵為也故作是詩以送之

有懷牡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時誰能覲上古有逸叟晴雲霞其顛雲氣繞衣袖清露以為漿丹霞以為糗自我之不見靈芝歲三秀仙人史伯華為致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炷當晝

記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角亢爲壽星之祠也泰人立祠于雍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北地則參觜之下也古者以爲人之壽命應之恒以秋分時見於南郊有國者以時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

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角亢七宿蓋兼之也荆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為明地者作之以為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異四方依放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胥為淪没訖不復存而壽星觀獨傳至于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真有不可誣者而所謂淵燿光明之下屬必將表見

於斯也耶然觀舊無田以備瓜華之奉慶元間自岳麓
宫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已酉
之燬住持提點石以能與其徒勸衆人出財累輯以新
之壽星有殿萬壽有閣鼓鐘有樓藏經有室翼以兩廡
表以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以
示久遠而竊以為壽星者禮誠當祠乎宜自天子置祠
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為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
方外之士殫其私力以為之者何也且今為道家者自

玄教大宗師嗣師為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為公卿言有國長久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為之説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甚深遠壽星果有係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明之以報乎上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裏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為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宮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時俗尚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

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為是司禄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孑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寂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斷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時余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議榜其廟門曰右文開化之祠未幾令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方為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天子為降璽書褒顯神君甚渥而祠

文昌者曰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蓬州相如
縣清泉鄉慕藺里作之者南平綦江等處軍民長官衛
君琪也琪之言曰寶峯之為山綿亘千里至是卓然為
寶峯左山曰王狗右山曰金鷄南山曰毛女峯皆有古
仙人遺蹟四山之中寬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而曰
仙城鎮其足居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榦者居
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榦澇榦三子
最幼者既死為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以朝奉

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堯輔之子大川又爲祠以奉其先時衛涇貴實與之通譜爲請于朝名其祠曰集興今文昌宫即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豈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以宫記爲請於戲聖天子赫然興科舉未及朞月萬里之外巖絶之邑巳有聞風而興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

處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為道家之教者為宫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為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唯其意所欲為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為是者多以來告而求識焉大抵侈國家崇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盖嘗執筆而嘆曰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偶之士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虚一聞而嘻之曰何哉予之所欲言也傳曰少微處士星也予鄉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名而常有

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葛玄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靜能杜光庭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為書賜之故觀有雲章閣所以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北極世以次居之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即更成之累年而畢工葢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窊若盂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

去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為記者吾子寧靳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盧仲瑺徧遊名山歸終玆觀秩秩有條理乾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揮手謝衆即坐化去何太師為之賦詩若曰予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子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

家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久之暑行不揮汗祁寒不襲衣或坐立嶷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馬而壓不驚人各從其東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即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嘗書火字儆衆思廉輒取筆改火為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廈屋思廉常游戲焉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

與議論輙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說中高等故儒家者亦信之時郡守錢等尤敬異守有從父以從官家居因等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資後果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劾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璠歿之歲歿八日始斂肌骨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寂有道人吹笛過之授以雙筆遂善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為詩招之去相傳以為呂洞賓云此三人者豈

不足記乎予又為之嘆曰劉更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清臣忠義之士也而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病顏公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游輕舉後天而終常託赤松丹丘之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俾刻為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久葢有在於此者虛一之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吳夢梅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公卿間遂以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

璽書兼護其觀今住持馬祖堉因虛一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祁真人擇勝修真得地於山之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宫道傍究轉深入乃得至其處真人之道其宗曰全真道行孚於州里遠邇嚮從至元六年故丞相忠憲王安圖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衆以真人對丞相屏騎從見之問以修身治世之事丞相感焉故其相世祖皇帝以清靜

忠厚為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為由真人之說云爾後復召拜丞相丞相固辭命益篤將不敢咈上意往決於真人真人曰昔與子同為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上辭曰昔為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師友今事臣者循進與臣俱臣為政能加於前乎上曰誰為卿為是言丞相曰祁真人上嘆異之故丞相亦不久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成真人買地以築屋在

今宜民坊白雲樓之南纔六畝耳其後沈某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二畝半以種蔬其後惠某嗣居之塑老君與其門人四子象於殿中作東雲堂以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真人苗公被召過茲庵庵改稱觀韓又彩飾象設大作供器鐘磬之屬三年奉勅作鉢堂鉢堂者其徒列坐於堂堂中設盎滿注水有盂焉盂大容數升竅其底作蟻漏始坐時置盂水中上水滿盂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真之教群居以修其道者如

此施財者其人為錢緫若干緡今夫道宫之盛在京師者以國家之力為之宏麗者甚衆而白雲之觀蕭然數畆之宫成於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久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驛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絶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夏真人偕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没而不亡者耶六月自上都還舍驛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木澗泉

並作凛不可久留遂去之天歴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為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旣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嘆欲書其事於金閣未可併識諸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有足傳者云

蒼玉軒新記

閣皂山崇真宫中有竹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時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為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

公必大艮齋謝公諤誠齋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庵朱公熹樞密羅公點待制徐公誼尚書沈公詵閣學蕭公逵月湖何公異舍人張公濤司封田公渭知監徐公得之盤園任公詔澶淵胡公思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尚書章公穎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為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為蒼玉也不亦久且大乎於戲昔者群公道德文章之懿非直矜一時而已者也而元禮至與群公相上下而無愧也則其材識於周世用

也何有顧且游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群公者哉然而群公之於陳君也駢章累辭而不為厭陳君之從群公也歷歲歷時而不為諂百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其高風雅致詎可以淺淺論哉噫盛世之楷模矣延祐二年玄德吳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宮憩於所謂蒼玉軒者樂其幽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葺之而以其事示集集惟先公在孝宗時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曰材館錄其書故在若平園艮齋野處

晦庵皆其人而誠齋盤園又門下客也於是重有感焉而為之記缺年也其徒缺於宗師為第缺傳云

著存閣記

玄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别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以為未慊為重屋以度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著存之閣謂其友虞集曰子為我言著存之義使族人

昆弟子孫與奉祠弟子知予意焉予乃為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殁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未如之何也已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是教之葬以寧其體魄教之祭以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致酌禮義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者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心安矣然而以此誨民時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愛

慤者可不謂之厚乎葢嘗聞之親之始没也則升屋極而號焉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往矣遠矣而弗可以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隂陽而徧求之曰在彼乎在此乎葢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寘升而不返也則登高望遠求諸冲漠之微庶其往來于斯也情之所存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之人有無怛於

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櫛又從而歌之聖人之徒弗與也吳公之為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其流獘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而少之也

滕州新修東岳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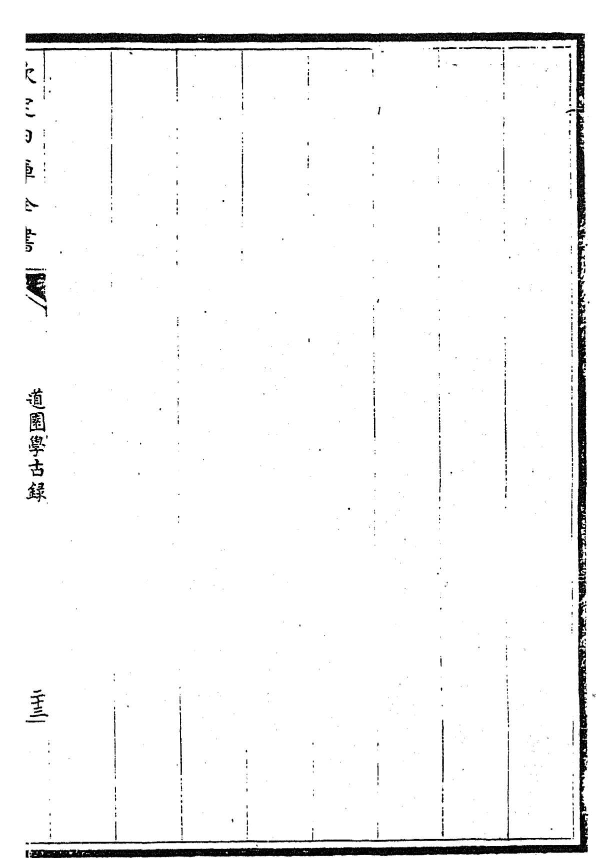
今天下郡縣有廟以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為神於祀典為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葢有不得通者焉滕之為郡嘗以東魯為宗國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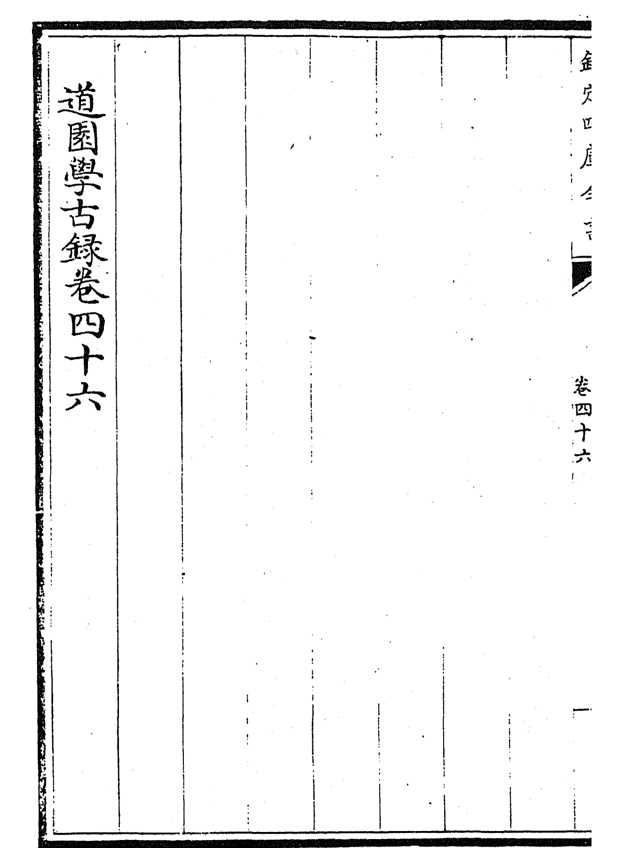
巖之瞻不遠伊邇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霞雨澤之所潤神明之所臨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葢大矣於是郡長吏為其民有年穀之祈水旱札瘥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黄山自唐末五代時郡嘗為廟以祠嶽神久之廟廢宋大觀閭里人銀青光禄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而後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其

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時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思徼惠於神以求休戚之福守臣伊埒托里奉行詔書率其人以興廢乃以市民董琇為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成建大殿五間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别殿有旁殿規制宏壯丹堊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時號工巧邑士朱璋嘗記之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治棟桷用摧堂甓加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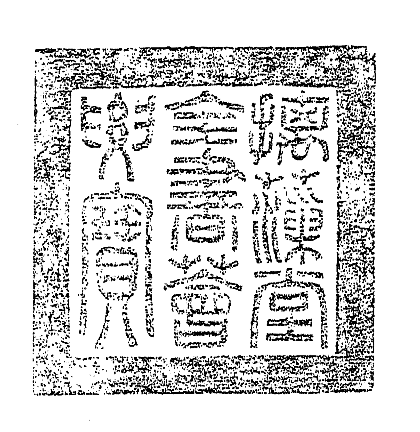
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曹侯來治州事始下車
禱雨黄山顧視蕭條慨然興嘆遂與僚佐議新之曰不
可使神無所依也迺以詔書所以責長官者自任輟已
俸以先之同官景從吏民響應財用不匱乃求美材擇
善工諏吉日命康且能者以督其成修大殿及門甃露
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以垣高以仞計門樹屏復增廣
衺工足於傭役不及民侯親為餉以勸相人用加勉始
於天歴巳巳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既成儒士王淵杜温

用王亨之言請於官願刻其事於石俾前郡學正李德昭來京師求文以記之予聞曹侯之治郡也清慎而樂易為政本於教加意學校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棗果十萬餘儲粮千七百石以備用民之來歸者百餘家庭無諍人獄無留繫民愛信之終始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政成且還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尚思葺之以庇其民人於無窮焉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六

謹案卷四十六第二十一頁後三行伊埒托里舊作玉龍脫麟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校對官庶吉士臣曹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邦彥

謄録監生臣勵守訓